

清馨民国风

風土小譚

梁启超 胡适等著 王丽华编

超 适 庵 向 弼 盾 芳 通 山 铎 恺 音 熙 金 展 人 家 适 灵 瑞 风 愈 文 照 恒
梁 胡 纪 老 唐 茅 其 孝 秋 振 子 梅 福 孙 巴 陈 周 贇 陈 贺 扬 汉 屏 同 从 统 王 赵 敏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

清
馨
民
国
风

风土小谭

梁启超
胡适等著
王丽华编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土小谭/梁启超,胡适等著;王丽华编. —北京: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,2016.9

(清馨民国风)

ISBN 978 - 7 - 5638 - 2525 - 7

I. ①风… II. ①梁… ②胡… ③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3606号

风土小谭

梁启超 胡适 等著 王丽华 编

Fengtu Xiaotan

责任编辑 季云和

封面设计 张弥迪

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(邮编 100026)

电 话 (010)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sjmcb.com>

E-mail publish@cueb.edu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
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24千字

印 张 8.75
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38 - 2525 - 7/I · 47

定 价 26.00元

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言

这本书中的几十篇文字，都曾刊载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。其中一些篇目，近二三十年中曾经从繁体字变为简体字，或多或少为今人所知；但更多的篇目，似乎一直以繁体字竖排的形式，掩隐在岁月的尘埃中，直到我们发现或找到它们，再把它们转换为简体字，以现在这套“清馨民国风”丛书为载体，呈献给当今的读者。

收入这套“清馨民国风”丛书的数百篇民国时期的文字，堪称历史影像，也可以说是情景回放。它们栩栩如生、有血有肉，是近 200 位民国学人的集中亮相，也是他们经历、思考与感悟的原味展示——围绕读书与修养、成长与见闻、做人与做事、生活与情趣，娓娓道来。透过这些文字，我们既可以领略众多民国学人迥然不同的个性风采，更可以感知那个时代教育、思想与文化生态的原貌。

策划、编选这样一套以民国原始素材为主体内容的丛书，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心血。而今本套丛书即将分批陆续付梓，我们欣喜地发现，她已经有型、有范儿、有味道了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,本书收选的作品,有一部分仍处于版权保护期。由于原作品出版年代久远,且难以查找作者及其亲属的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,我们未能事先一一征得权利人同意。敬请这些作者亲属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,以便我社寄奉稿酬、寄赠样书。

目 录

1	风土小谭 / 纪果庵
12	村 声 / 老向
16	乡村掇拾 / 唐弢
25	乡村杂景 / 茅盾
30	乡 下 / 何其芳
40	乡土本色 / 费孝通
47	水村的午后 / 吴秋山
55	山 市 ——山中杂记之九 / 郑振铎
61	记乡村小学所见 / 丰子恺
69	乡居闲情 / 钟梅音
72	乡人寿长 / 孙福熙
74	乡下人的春天 / 老向
78	农民的集会 / 巴金
83	社 戏 / 吴秋山
87	谈花鼓戏 / 陈子展
104	我对于丧礼的改革 / 胡适

- 119 从拜神到无神 / 胡适
- 130 乡村与道教思想 / 周作人
- 137 新年怀旧 / 丰子恺
- 144 年前年后的忌讳 / 臧克家
- 147 九 日 / 丰子恺
- 149 儿时的秋夜 / 陈适
- 151 故 乡 / 丰子恺
- 154 黄昏里的思乡 / 贺扬灵
- 158 家 书 / 陈适
- 160 家 族 / 费孝通
- 167 乡 亲 / 黄汉瑞
- 180 芭蕉雨 / 蒋屏风
- 185 红豆与胭脂叶 / 李同愈
- 189 胭脂叶 / 蒋屏风
- 194 血缘和地缘 / 费孝通
- 202 新疆风土杂忆 / 茅盾
- 225 沅陵的人 / 沈从文
- 239 常德的船 / 沈从文
- 250 两个异样的渔村 / 王统照
- 256 猫山之民 / 孙福熙
- 258 奇风异俗 / 赵敏恒
- 263 附录 中国人之缺点 / 梁启超

纪果庵（1909—1965），原名纪庸，字国宣，号果庵，曾用笔名纪果庵、纪果轩等。河北蓟县人。1928年毕业于河北通县省立师范学校，随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，1933年毕业后，在察哈尔宣化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 and 教务主任。20世纪40年代南下任职于南京中央大学。曾任江苏师范学院（今苏州大学）中国史教研室主任。著有《两都集》等。

风土小谭

纪果庵

我自己是风土书籍爱好者；也许从这里面可以多知道一点故事与常识的关系，遇见这种书总是收下来。譬如广东，绝未去过，而且也没有去的企图，但屈翁山先生的《广东新语》却亦买了。固然因屈公是有名的清代文字狱中人物，即文字毫无成狱可能的《新语》也成了禁书，颇想一阅，而实际上却也未尝不想知道一点南徼的物事。可惜像《桂海虞衡志》之类，有许多东西看不懂，不免意兴索然。所以，像在床铺上练习游泳一般，总是“卧游”毕竟不行，而行路之难，岂有过于今日者？何况又是如此疏懒的我。于是就专爱看看自己住得比较久远地方的书籍，而乡土的气味也是一般人共有的爱好。那么说来说去，我还是在憧憬着住了二十年且生于其附近的北平了！绕了半天弯子，结果仍是拿出这个老古董，实在很对不起。

幸好北平是全国人的爱好，记载也格外多，若是有志搜罗，却亦可以开办一研究院。寒斋所有，还不是《天咫偶闻》《藤荫杂记》《春明梦余录》《郎潜纪闻》之类的起码书籍，除去登科佳话，即是里巷变迁，前人故迹，对于青年人诚然是不适合胃口的，也只有稍经哀乐的人，枕边花下，借之沉回于旧梦之中而已。但是旧也未尝不可宝，张宗子的书名为《梦忆》，在序文中已经很沉痛地说明其缘故了，中学国文选本多有此篇，青年朋友不妨翻翻。若说得更具体的，像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序文，颇可作吾人棒喝：

乾道淳熙间，三朝授受，两宫奉亲，古昔所无，一时声名文物之盛，号小元祐……予曩于故家遗老，得其梗概，及客修门，闲闻退瑯老监谈先朝旧事，谛听如小儿观优，终日不少倦。既而曳裾贵邸，耳目益广，朝歌晨嬉，酣玩岁月，意谓人生正复若此，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。及时移物换，忧患飘零，追想昔游殆如梦寐，而感慨系之矣。岁时团乐，酒酣耳热，时为小儿女戏道一二，未必不反以为夸言欺我也……

文章做得虽不如陶庵之清隽，但我倒喜其话之老实。我自己也是常常把“事变前”三个字挂在口边的，纵非开元宫女，小孩子不信面粉曾卖三元钱一包，则正如周君同感。在忧患之中生长的更老是忧患，恐即不能省其为忧为患，因为我们曾过

了几天承平的日子，才知道忧患与不忧患区别所在。我很崇拜厨川白村的缺陷美说，盖面粉三元一包时，正未以为极廉而大喜欲狂也。大家都感觉吃饭最没有问题，虽则时常把饭碗问题挂在嘴边；那“饭碗”两字，实包涵着读书、娱乐，诸在今日目为奢侈的事。像现在这样，人们真是在为吃饭而斗争了。吃饭就是吃饭，平民食堂白饭一斤卖到一元五角还有人饥肠辘辘，北平的饿殍载途，也有好些在小饭馆里吃完了饭瞪瞪眼睛：“饭倒是吃了，钱，没有！随便你！”的朋友。想来想去，真是哭笑不得，又何怪知堂翁在《中国的思想问题》中开门见山地说中国只有生活问题，没有思想问题呢？我在今年春天为某刊写一小文，名曰《谈吃饭》，其中引用北平俗曲《厨子叹》一段，很可以作为古今吃饭问题的写照，而所谓风土的历史，亦即包孕其中矣。当此杂志并不处处普遍之日，不妨再抄一回：

……五味调和酸甜苦辣，百人偏好凉香木麻，正用的东西猪羊菜蔬，配搭的样数鱼蟹鸡鸭。应时的美饌烧燎蒸煮，对景的佳肴煎炒烹炸。手艺手勺分南北，生涯昼夜任劳乏。开单子一两就够了必开二两，约伙伴两个人的活计要约萨（谐三），懂局儿（内行）的人家厨师傅替省，四桌可把六桌拉，饱饱满满真装样，挑挑拣拣再打发。生气时不拘好歹都折杂烩（余肴弃置一起也），只因为东人怠慢他混充达。槟榔烟酒本家儿的外敬，零星的肉块暗地里偷拿，大肠头掖在腰间送妻儿他就酒，小肚儿带回家去请孩

子的妈妈，藏海味忙时他预备包席面，换燕窝碰巧货卖与东家，不少的吃喝要酒醉饭饱，大百的青钱往腰柜里砸。先年时米麦丰收歌大有，地皮儿松动世界繁华，整担的鸡鸭挨挨挤挤，满车的水果压压杈杈，粗粮杂豆堆堆垛垛，南鲜北果绿绿花花，娶媳嫁妇会亲友，窝子儿行（意即成组织之职业小团体）奔忙不顾乏。先年时，羊肉准斤六十六个，肥猪一口二两七八，大碗冰盘干装高摆，肘子稀烂整鸡整鸭，罗碟五寸三层两落，活鱼肥厚鲜蟹鲜虾，买的也得（便也）买做的也得做，亲朋也欢喜，脸面也光华。这如今年年旱潦飞蝗起，物价儿说来把人笑杀：斗粟千钱斤面半百，羊长行市猪价扎拉（奇昂也），一个大钱（一文钱）买干葱一段秦椒一二个，八九十文买生姜一两韭一掐。办事的将将就就腾挪着办，事完慢慢地再嚼牙（愁叹），嫁娶的筵席都是汤水菜，家家钱紧不敢多花，红汤儿的是东蘑，白汤儿的片笋，肉名儿的丸子，团粉（豆腐也）末的疙瘩，挡口的荤腥炖吊子（猪内脏也），油炸的焦脆是粉格渣（如南方之绿豆饼而大）……任凭东家的鱼肉少，绑着鬼有精致的块儿也要藏，他歇工零碎熬青菜，强似香油炒豆芽。地皮儿紧谁家无故邀亲友？盼两天嫁娶筵席剩点子嘎（钱也），买些煤炭油盐熬岁月，等一个丰富年成再起家，近来生意萧条岂但厨子，哪一行兴腾热闹会把钱抓。

这所说真是平民之至，而斗米千钱、斤面半百又不可与今

日为比例了。震钧《天咫偶闻》云：

东华顺治初，有某御史建言风俗之侈云：一席之费至于一金，一戏之费至于六金。又《无欺录》云：我生之初，亲朋至，酒一壶，为钱一，腐一簋，为钱一，鸡兔卵一簋，为钱二，便可款留。今非台饌佳肴，不敢留客，非二三百钱不能办具，耗费益多而物价益贵，财力益困而情谊日衰。此二说也，在当时已极口呼奢，岂知在今则视为羲皇以上？今日一筵之费至十金，一戏之费至百金，而寻常客至，仓猝作主人，亦非一金上下不办，人奢物贵，两兼之矣！

又《骨董琐记》（郑之诚）引《平圃遗稿》云：

康熙壬寅，予奉使出都，相知聚会止清席，用单束，及癸卯还朝，无席不梨园鼓吹，皆全束矣。梨园封赏，初只青蚨一二百，今则千文以为常，大老至有纹银一两者，一席之费，率二十金，以六品官月俸计之，月米一石，银五两，两长班工食四两，马夫一两，石米之值不足饷马房金，最简陋月需数金。诸费咸取称贷，席费之外，又有生日节礼、庆贺及会祖父母知交出都公份。如一月贷五十金，最廉五分起息，越一年即成八十金矣……一岁而记，每岁应积债二千金矣，习以为常，若不赴席，不宴客，即不列入人数，昔人谓都门宴客为酒肉卯，予谓今日赴席为债，良不诬耳。

此所谓千文，即一吊，亦即折合后世当铜元十枚也。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，目下以官吏为职业者，虽有两个至三个之二四六八加成，其苦难又何减乎同光之际乎？反之，我们却复羡慕李慈铭的生活为较今日有若干的闲适与恬淡也。

张次溪君日前见赠所辑“中国史迹风土”丛书，装订用纸均极雅洁，在今日是不可多见的出版品，而内容又是最愿意看的东西，如闲园鞠农蔡省吾的《北京礼俗小志》，实是继《一岁货声》之后又有一有趣的东西。张君在民国廿六年印“京津风土丛书”，知堂老人序云：

世变既亟，此类无益之书，恐已为识者所屏弃，以时务言，似亦正当，唯不佞犹未能惘然，非欲以遣有涯之生，实由心喜之故，此外亦无可辩解，但生计困难，欲读无书，正无奈何耳。

也是十分诚恳老实的话。对于我们这些近乎唯美的言志派颇感知己，唯我们心有此意说不十分好而已。然关于北京的礼俗，则我于走了许多地方之后，慢慢亦生出一点喜悦，尤其是当“世变既亟”之后，满街上都是两个人抬着的“狗碰头”棺材，后面跟着一个垂头丧气的妇人或男子，我们的感触不是对死去者的悲怆，而是整个“生事”的令人不愉快。杜诗所云“满目悲生事”，此庶几其一端乎？如蔡君的《礼俗志》婚礼条迎宾客云：

佳期，棚搭齐，家伙座上齐……水到齐，茶烛馒首煤炭烧酒办齐，大办客多，头天落作（落读曰烙），小办宾少，半夜暴作，灯火齐明，刀勺乱响，客劝主歇，相约看棚，清淡凑耍，牌九摇摊，博也；剪烛花，巡院落，瞧表喝汤，厨房渐静，远钟已动，烹酺茗（浓茶），嚷透凉，老鸦叫，主人起，揉困眼，打哈欠，洗漱脱穿，收拾屋，打扫院，日发红，开门看，好俊天，俗有言，刮风不良，下雨不长（指结婚时遇风雨，则新娘如此），可怕也。……日高一丈，客没来，狗暗进来三条，溜墙根，钻桌底，一轰（逐也）龇牙，再会掐架（互斗），乱挤乱撞，凳响人哗，好容易拿棍敲地，不敢打，怕碰桌具。才赶出去，喜歌儿又嚷上了：一进门，喜重重，彩子挂在当中，天上牛郎会织女，人间玉女配金童，等等；滔滔不断，不念了是要钱，当十钱，给五枚，不走，再五枚，仍不走，大喜事，多破费，越花越有，一套贫口，添足才走……他不念时，门前小孩学念：一进门，喜重重，先当铜盆后卖烛，请来亲友吃炕席，完事急得直哼哼！嘻嘻嘻就跑了，热闹极了……宾客渐至，官客（男客）主棚候，堂客（女客）女仆出迎，预请知客（招待员），以分主劳，见面行礼道喜，接拜匣，交份金，看礼单，悬喜幛，掏封儿，带拜钱，等等不一；说遮羞，道破费（前为宾之客气语，后为主人之客气语），您来不晚（主），我因车迟（客）……让座献茶，装袋闻烟，内有女仆伺候，外有茶司周旋，各座寒暄，七言

八语，主人东张西顾，想事愁钱，曾无片刻闲也。少时开筵，筷盅碟纸，随就端整，四碟压桌，几碗肥鲜，知客让座，茶房谗言，亲不僭友，族不宾先，你谦我逊，叙齿应然，斟酒谢席，布菜下餐，一席撤去，一席接连，离席漱口，散座盘桓，所谓一台戏将唱起，少时便锣鼓喧天矣。

这真是一种半通不通的古怪文体，而在北京住得稍微久些的人，一定可以领会其中的幽默。似乎那些做主人的未尝不焦灼，但我们看了仍是可喜悦的，不是走投无路的“干着急”也。现在读了这样东西，实在有如三代以上，而事实上则历史绝不如是之久。生活紧缩的加速度使日子悠长起来，仿佛苦难的岁月已很久了，此乃人生最不幸的遭遇，亦是最难排遣的心绪。我们不但时时想起小饭馆在酒缸喝酒的事，即如嫁娶与丧事的仪注，再重温亦成了安慰。如是则喜爱记风土旧俗的书，又似另有道理了，而此道理却不免于小资产阶级的颓堕气，故必不为有志之士所首肯耳。在北京看丧仪是很平常的事，一个人死了以后，无论多寒俭，也要完成什么送三诵经伴宿仪式；而发引时的行列则顶简单的也有一队儿童敲鼓随行，抬棺者好像不容易少于十六人，若是“六十四杠”“全副执事”，会排列二三里去，那倒不必提了。总之，在从前我们觉得很浪费的，现在则觉得无此浪费遂格外显示人生之落寞与贫困则是实情。我不知未到过北京的朋友心头如何，我国人实深有此思而不可遏止者也。

《清稗类钞》有一条云：

买物而缓偿其值曰赊，赊早点，京师贫家往往有之，卖者辄晨至，付物，而以粉笔记银数于其家之墙，以备遗忘，他日可向索也。丁修甫有诗咏之云：环样油条盘样饼，日送清晨不嫌冷，无钱偿尔聊暂赊，粉画墙阴自记省。

此亦颇有趣的记载。盖今日啖“油炸桧”正非易事，且惩于小饭店不给钱之失，恐怕赊的办法也中止了。那么，此事居然亦为古风矣。回想起来，北京有古风的事真是不少，从前往户，无论买什么东西，立付现款的很少，大约都是立一扣折子，按三节结算，在消费者方面，到节日似有一番重压，而平日则大减免米盐琐碎的心情。书贾们更是如此，平常借阅多少书都可以，到节日择好的留下几种已足应付，这可爱不在我们的省钱省事，乃是在人情的淳朴耳。

若《一岁货声》等书，只是在半通不通求趣味，好像愈是这种人越能够与市井接近，故所为《礼俗志》也是极平民而写实的。李家瑞君《北平风俗类征序》云：

记述民情风俗的书，士大夫作的，往往不如土著平民作的详细确切，例如《京师竹枝词》《都门纪略》《京都风俗志》《朝市丛载》《芜市积弊》《一岁货声》等，无一不是略通文理的人作的，但他们所记的风俗，往往比名人学

士们详实。

李君所云，深有见地。而他的书里边选了许多俗曲——即“八角鼓”的曲子，更给住过北京的人增加无尽的趣味。在士大夫著作中，我觉得只有《帝京景物略》不为浪得虚名，因为刘君实在是用过一番调查与写生的功夫的，即如《记碧霞元君诞》一则，读了以后，似乎我们又奔走于妙峰山的路上：

岁四月十八日，弘仁桥元君诞辰，都士女进香。先期，香首鸣金号众，众率之如师，如长令，如诸父兄。月一日至十八日，尘风汗气，四十里一道相属也。舆者，骑者，步者，步以拜者，张旗幢鸣鼓金者。舆者，贵家豪右家；骑者，游侠儿，小家妇女；步者，窈人子酬愿祈愿也。拜者顶元君像，负楮锭，步一拜，三日至。……五步，十步止，二十步拜者，一日至。群从游闲，鼓唱吹弹之乐之，旗幢鼓金者，绣旗丹旒各百十，青黄皂绣各百十骑，鼓吹步伐鸣金者称是，人首金字小牌，肩令字小旗，舁木制小官殿，曰元君驾，他金银色服用具称是。……别有面粉墨，僧尼容，乞丐相，鬻妓相，憨无赖状，间少年所为，喧哄嬉游也。桥边列肆，搏面角之，曰麻胡汤，和炒米圆之，曰欢喜团，秸编盔冠幞头，曰草帽，纸泥面具，曰鬼脸鬼鼻，串染髭鬣，曰鬼须；香客归途，衣有一寸尘，头有草帽，面有鬼脸，有鼻有须，袖有麻胡，有欢喜团；入郭门，